

欽定魏書

卷之十
七五九

魏書卷七十五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三

爾朱兆

爾朱彥伯

爾朱度律

爾朱天光

爾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躋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夸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榮

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卽阼特除中軍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使持節車
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
邑千二百戶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
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
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顯於是退走莊
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
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
將軍又增邑五百戶及爾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
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

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
倅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
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爾朱家欲渡河用
爾作灋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
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挿而導道焉忽失其所
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
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
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繫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
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
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

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剋獲騰問王夢如何兆荅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

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爾朱今也
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
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剋京師孝莊
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
示之曰卿可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
爲隨兆軍府爲別送晉陽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
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中路王
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福禍
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榮旣死莊
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

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驍果本無策略頻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王統領旣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錄尙

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北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

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
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
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
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大掠并
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秀容王又追擊
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
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於戰鬪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
時諸將伏其材力而麤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
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

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梁郡苛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

爾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爲榮府長史元曄立以爲侍中前廢帝潛默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廢帝旣立爾朱兆以已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鷺兼尙書僕射北道大使慰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醺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

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馬場大都督封博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早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陳齊獻武

王義功旣振將除爾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闔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腳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爾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尙書令史通爲姦詐造榮啓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卽阼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

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充其員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爾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絡繹進討並爲仲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

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爾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
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
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尙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
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
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
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歿其家口簿籍
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
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
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

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爾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疑俱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爲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閣加前將軍爾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諭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

今若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
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
莊帝卽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
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
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尙書右僕射尋卽
真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
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略顥旣剋滎陽擒行臺陽回世隆
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
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
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攝選

左右廂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爲猥滯所稱又請解
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帝之將圖爾朱榮也或有榜世
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
彊不以爲意遂手毀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
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攻河橋殺
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
測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
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
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律等
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